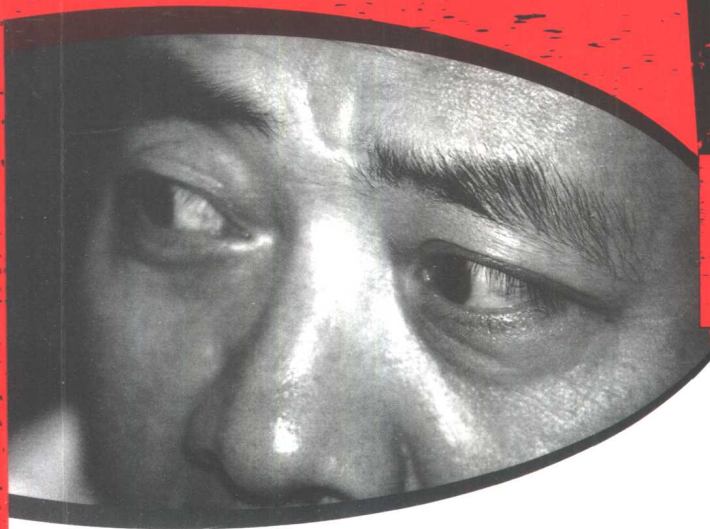


浑身是假雄赳赳

何东
著



华艺出版社

浑身是假雄赳赳

何 东

华艺出版社

浑身是

假

雄赳赳

何东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浑身是假雄赳赳/何东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42-240-6

I . 浑… II . 何…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941 号

浑身是假雄赳赳

何东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5286554)

仰山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1.125 印张 267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2-240-6/I·135 定 价: 17.00 元



自序：我这张嘴

现如今谁出一本书，都好请位名人写“序”。此事我认真想了好久，仍然感觉很是费力还不讨好。这就像有一次我在南方某市逛街，走得肚子饿了，刚巧路过一家店铺，门眉上先见挂了一块由中国某著名书法家题写的牌匾——“南粤美国西部拉斯正宗潮汕烧烤老字号”，也不知道这一堆乱七八糟拼凑起的地名，到底要告知食客什么意思？再进去叫了两碗吃的、喝的，仔细品一品，最正宗的还是那一股很浓的泔水味儿。

不久前连续买了好几本被名人写了“序”的厚书，本来书中内容都很不错，可就是摆在前面那“序”，都是名人糊弄着给写的，汤汤水水一点正经意思都没有。也难怪，请名人写“序”那明摆就是难为他们嘛：既然请了人家，自然只能夸你、捧你、客套你，可好话又不能说过，否则“托儿”的意思就太明显了。所以我想，自己写书再臭，打死也别再请名人帮忙作“序”了。已经请名人写“序”的那些出书人，看到这儿千万也别骂我。我这人嘴特别不好，一笑就往右上角甬，所以肯定吐不出什么像样的牙来。但尽管我从来不吐像样的牙，可我肯定能保证：不请名人在“序”里把我夸成象牙。下面再说我这张歪嘴。十年前某次随某记者团去南方采访，同行人中有一



位社会上根本没名的漫画家。记得初识之下，俩人对脸互露几丝坏笑，就彼此很有些狼遇见狈的意思。当时话一投机，就漫长地说了一路，问他都曾干过什么行业？他说早年曾在京西煤矿当过大夫，不给活人看病，而是专领一群实习大夫，整天围拢一具尸体教人解剖。可能就因为先前有过这种“庖丁”解人的实践，所以他极善观人骨相，而且漫画画得极有天赋和感觉。后来两人聊得累了，他趁我一个不留神，就为我那副难看的嘴脸勾勒出一张漫画。待出差结束分手时，他就把那漫画赠我，我当时只看了一眼就宝贝一般收藏起来。回家再对着镜子比照那漫画，鼻子、耳朵都还画得一般，可惟有眼睛尤其是我那不正的歪嘴，却被他画神了。后来我干脆就把那漫画印在了名片上。记得几年前头一次去采访杨澜，开始互相很是生分，可一递过去我的名片，她低头一看，就忍俊不住大乐，说：“就这嘴画得绝！一看就是吐不出象牙的歪劲！”

也曾向母亲认真打听，我这张嘴当初咋就歪成了这样？母亲想了大半晌竟说不出来原因，只肯定地告诉我：刚生下来时反正没这毛病。于是我又默默反省：很可能是因为我后来长大之后，话愈说愈损、愈刻薄、愈不招人待见，所以老天爷才专门留下这点面部残疾以示对我的惩罚——用别人背后的奚落话就是：“瞧何东那张破嘴！”

比我手里的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张嘴平时确实也最能得罪人。有些很不中听的歹话别人也能想得起来，但全隔着肚皮存在心里，可我却经常忍不住当着人家面顺嘴就给说了出来。比如看某对夫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已经十年八载，别人当着面准全往好里劝：凑合凑合得了，怎么过不都是一辈子嘛！可我却偏偏每逢这时，就会从旁边横插一杠子：一共就一辈子，凭什么凑合？赶紧离，再不离就来不及了。再比如，现在社会上哪个草台班子拍了部

糟电视剧，或是又有谁出了本不能卒读的“畅销”书，于是也真会有冤大头替人出钱，为推销而召开什么研讨或发布会，名义上是请大家畅所欲言，但等众说客到会之后，或点钱或发礼品或设饭局等等，于是大家也就把畅所欲言全改成众捧臭脚了。每每一见此种互相“挠痒痒”的会议场面，我心里当时就会逆反起来，嘴巴歪得也更加厉害，说出去的话当然也就分外不受听。时间一长，得罪人自然难免，遭人非议更早已习以为常。

话虽这么说，如今总算上了些年纪，不由自主也学了很多城府和世故，遇着许多事也开始“观棋不语真君子”了。可嘴上是憋住了，心里却仍然好不舒服，有时假作“深沉”时间一长，心火就会憋得嘴边起泡加嗓子上火，所以估计这辈子我要想修成“人情练达”，那是根本就没啥希望了。有话形容歹人的一辈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而我则情愿坏话说尽。

倘若以前就因为我这张“破嘴”在无意中误伤了哪位无辜君子或端庄淑女的话，那么我先在此给您们作揖道个不是。但对一些本来就该去得罪的家伙们，我这张嘴今后还会继续令他们非常不愉快地“破”下去。

何 东

2000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辑一：信口开河

- 1 浑身是假雄赳赳
- 4 “三陪”有时是男人
- 7 官架子
- 9 我说该赔 20 万
- 11 就是不买你的房
- 15 与穷人无关
- 18 向金庸先生学习世故
- 22 怎一个“简陋”了得
- 26 唐胜利跳楼之后
- 31 附：三陪陪谁？
- 33 该谁去顶杀妃罪？
- 38 散步于万宝路
- 41 不道德的“道德”测试
- 43 执法对照 2：1
- 46 北京爷们儿
- 49 避孕套与卫生巾广告
- 52 不自由撰稿
- 54 只杂不散
- 57 杂文算什么
- 60 杂文与温柔
- 63 为“胡”作伥

目 录

66 “曹雪芹集团”及“《红楼梦》是满汉全席”

69 遍地鲁迅

72 “无冕”难道是特权？

75 发言给钱

79 说出书

81 文字抢劫

87 下一个轮到谁？

90 何时出个女总理？

92 阴盛阳衰的审美标准

95 自在就是自己在

98 善恶失衡

101 冷死我了

105 黑白眼睛

107 猫猫狗狗

110 我找给你

113 且说不甘寂寞

115 读书不为寂寞

118 电视“知识分子”

121 朋友都忙

123 牛二·瞧热闹·拉便宜手

129 “据说”的危险

131 “据说”就是危险

134 附：《是谁“特横”》

- 139 骂人当留真姓名
- 141 假药·忏悔·甩卖
- 151 附：《也谈“开药方”、忏悔及其他》
- 156 “名人精子库”质疑
- 159 各具特色的两个婚礼
- 162 妈妈与“白色污染”
- 164 何“善”何“忍”？
- 167 自己还知道寒碜
- 170 假话的幽默
- 173 作文与养气
- 175 纯粹
- 178 守住灵魂
- 180 兢兢业业为本
- 183 有人越活越机灵
- 186 拍马和骑马
- 189 “玩儿”的遗患
- 192 与残疾人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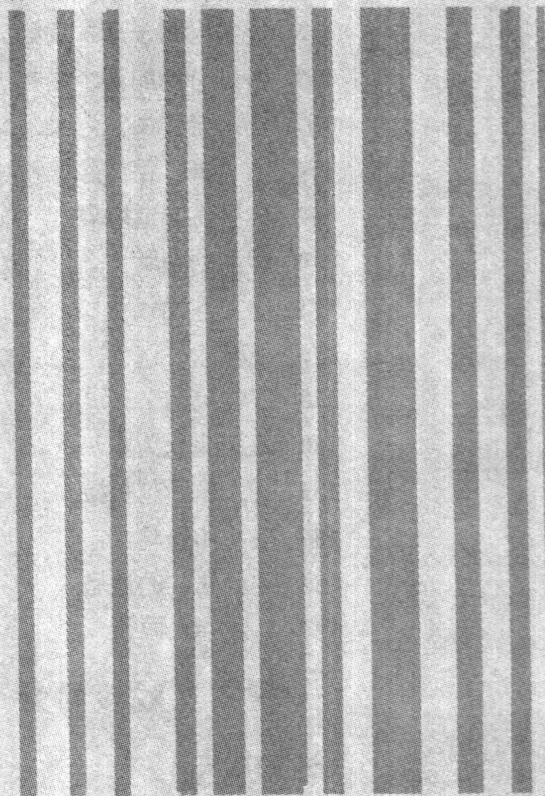
辑二：戏谈男女

- 195 婚事从简
- 199 亲密无间
- 202 夫妻长如知己
- 205 标准骗局

目 录

- 207 男女问题
211 向畜生学点规矩
220 既不卫生也很麻烦
224 留神爱出差的丈夫
227 男人有钱并不坏
230 有钱他就不安全
233 父系社会
237 “职业女性”质疑
240 阴差阳错
243 谈不谈爱情
245 如今爱情系何处
247 爱有几分能说清楚?
249 别把孩子吓着
251 闲话淑女
254 闲话离婚
257 漂亮的随想
260 明星婚变乱弹
263 守在围城看风景
267 包装三八
270 十年说妻
274 家庭内部小参考

ISBN 7-80



9 787801

142 辑三：闲话随笔 -6

- 279 永久的负疚
283 捐献终生
286 车老板和他的闺女
295 冷冻全钢的生日礼物
298 一万都不能少
300 评职称与过大堂
303 缺少格调
305 夜读如吃
309 书到用时
312 理想的悬浮
315 逛店五感
317 喷
319 凡人箴言
322 不退则进
325 生的无理
327 惦记终点站
332 戏说永别
336 死无对证
- 422408 >



浑身是假雄赳赳

6年前，我第一次回到自己的老家温州苍南。

次日，亲戚中一个表弟为了向我夸耀当地商业市场的繁荣，一大早便拉我去游逛号称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的自由市场。还没溜达完两条街，我早已是目瞪口呆了。那龙港的市场果然不但名不虚传的“自由”，北京大商城里有的，那儿的自由市场上有，北京大商城里没有的，那儿也有。国家工厂正经生产的，海外黑船走私来的，真正是白道黑道五花八门极大繁荣。

看我还没开始逛街，就已经被满街的花花绿绿晃得眼花缭乱，那表弟更为显示自己出手的阔绰，一把就将我拉进一条专卖名牌商品的街市。在那里，表弟用我半句也听不懂的南方话一番讨价还价，就给我买下一大堆礼物：梦得娇衬衣，英国登喜路西服裤，法兰西领带，金利来皮带，瑞士雷达手表，意大利皮鞋，美国派克金笔，还有日本的索尼微型录音机……

不掏自己钱包里一分钱，却白得来这么许多，我这从小贪心的人，当时就美得直用手捂着，一张大嘴巴却是怎么也合不上了。可见我抱着那一堆名牌行头早已喜得满面春风，表弟却只背着双手站在一边窃笑不已。我看他笑得稀奇古怪，忽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忙问：这得花多

少钱？一定很贵吧？表弟连忙摆手说：不贵不贵，便宜得很。

从温州刚一回北京，我就迫不及待地将那一大堆名牌全副武装起来。谁知还没等一个月工夫，浑身的披挂就开始渐露破绽：最先是那“梦得娇”衬衣，刚下了一回水，两边领子先羊犄角一般对面卷曲起来，接着那法国领带没过几天早已皱得没了形状。

之后没几天又有朋友请客，我当时贪吃多塞了几口饭菜，肚子便胀起来，少许忍不住就要放屁，可当着满席的人，又只能鼓着肚子憋住，正暗自尴尬之中，忽听腰间“嘎嘣”一声，心中一惊连忙伸手去摸，这才知道原来那“金利来”皮带，竟经不住一顿饱饭，已折在了裤腰之间；正纳闷这些名牌怎么如此不耐一用，接下来的事情却更不堪了：英国裤子开了线、瑞士表表针脱了轴、美国金笔断了尖、日本的录音机也不响了。

满腔愠怒之中，就给老家表弟挂了长途，责问他这些名牌如此破烂又是怎么回事？哪里知道表弟在电话那边早已笑破了喉咙，等我将一腔怒火泄尽，他只轻轻对我说了四字：全是假的！

原来如此。故乡难得一返，不想却闹了个“浑身是假”。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之后就落下后怕的毛病，一见名牌心里先含糊三分。

六年间，眼看普天下都打假，还因此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打假英雄。当初一身温州买得的假披挂，如今早已不知扔到哪儿去了。可穿在外边的假好打，岂料心里的假却越装越多。

早年前不少好朋友如今见面，真心难露却虚玄愈多，更有甚者，一对一的男子汉，还常常就为了一条万宝路烟的价钱，就互相骗瞒，最后终于闹得翻脸成仇，咬牙恨到

八宝山火化时也难相见谅。

偶尔去参加外面什么发布、座谈、研讨会，收入礼品或交通费，于是又酸下脸人穷志短地问主持人：说真的还是说假的？一般得到的回答是：甭说坏就成。

在五星级陪某女士喝咖啡至夜半三更，浑身疲惫回到家中，妻子漫不经心问一句：怎么回来这么晚？连忙镇静自如顺口回答：单位加班。

单位里同事间，为封官、为职称、为讨领导喜欢，更是胡话见多真心更少。

社会上报纸刊物越办越多，约稿的电话也越要越急，于是电脑打稿就瞎编、就杜撰、就往文字里兑水加味精……

终于，越来越多的假名牌也进了北京。好容易积攒了6000元钱，于是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四楼咬牙买下一件意大利名牌皮衣“皮仙娜”，几个月之中，到处向别人显摆这件市价半万的进口皮衣，天晓得正穿着得意时，却在好几张报纸上见到详尽报道：那“皮仙娜”乃是某国内皮衣厂假冒意大利的“名牌”。

六年前，曾为吃过故乡的假名牌亏而大为愤愤不平，可六年后，却经常因为里外都假而自鸣得意。

一天，妻子听我说笑话，越听越辨不出真假，于是问我：你到底还有没有真的？我嘻嘻一笑答曰：没有。这年月，浑身是假雄赳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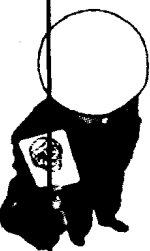




“三陪”有时是男人

一说起如今的“三陪”，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马上就会浮现出那种浓妆艳抹衣着裸露的下贱女人来。殊不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更有些不是百姓而且还常常自认为并不下贱的冠楚男人，他们在官场上的许多时候，不但“三陪”甚至四、五、六、七、八陪的功夫，却早已远远超过了在下等酒吧或发廊、按摩房中那些“三陪女”。

比如，某些地方官员，忽然耳闻可能上面有大官要来当地视察的消息，但连人影还没见着，却早已心情骚动坐立不安，比之待嫁新娘那份紧张躁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心里不停地盘算，见大官那天，怎么一副装扮才算得体，如何展示笑容才算可掬，怎样压低嗓音才算顿挫，双手是摆在肚脐眼前，还是背在屁股后面才算得体。总之，其麻烦小心早远远超过了头婚大姑娘上花轿和见公婆，又岂是“三陪女”那点下作本事所能比拟的？小官见大官，下吏见钦差，那一份向上的“谄媚”，关键是得媚得恰到好处，谄得让人舒服，要含蓄要曲折要婉转要顺眼要不露声色要恰到好处要山重水复要柳暗花明。这可不比“三陪女”来得那般直露简单粗俗放肆，一个不经意的小闪失，就得掉乌纱丢权杖失威风，因此，这又是官场上必须强化自我训练的独门“风流”功夫。



再比如，最能显示出中国小官员“三陪”功夫的，还是他们在公款宴会上为大官陪酒的那一副嘴脸。大官尚未来到之前，他们就已忙得像一条穿梭来去的泥鳅。先拿支票奔酒店预订雅座，再到柜台上去谈费用标准，疏通卡拉OK的线路，等等，复杂得很。待大官汽车刚停稳，马上抢上前去一只手恭敬拉开车门，另一只手扶车门上沿，以免磕碰“首长”之“首”，然后再大虾一般弓腰溜小跑走在前面，一直伸着右臂导引着大官走进雅座，奉请到首席位置，到这时他方能偷偷揩去满额大汗，喘匀一口大气。可稍小憩之后，马上又得全神贯注，因为“战斗”这才开始——

得说好多适度的恭维套话：首长一路辛苦风尘仆仆、首长光临敝地为一方水土大添光彩、首长用茶、首长喝酒、首长请品尝本地最有特色的风味菜肴、首长来了没有什么好东西，大的是鳖小的是虫，敬请品尝……

要好多礼貌的动作：左手轻轻捋住右手袖口，拱着身子为首长夹菜、点烟、奉茶，侧过身子斜着脖对首长的每一句闲话，作认真倾听状，如果赶上有好几位首长又分散在几张八仙桌上，事情就更麻烦了，那么为表示小官对各位首长的诚心尊重，对此桌首长要不断地站起来坐下去敬酒劝喝，对彼桌的首长则更得高举酒杯，走过去陪酒再回来，没一会儿再过去恭敬然后再回来，如此几小时的累心加劳力，那脑门上层层沁出的汗珠和嘴上不凋的笑意，就不禁会让人联想起王勃的绝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然而，就类似这种戕害酷虐一般的“招待”，据说，如今还真在各地的小官吏中都练就了一批“金刚不坏”的男性“三陪”干部来，每有档次比较高的人物光临，才能请到他们出来男“陪”。